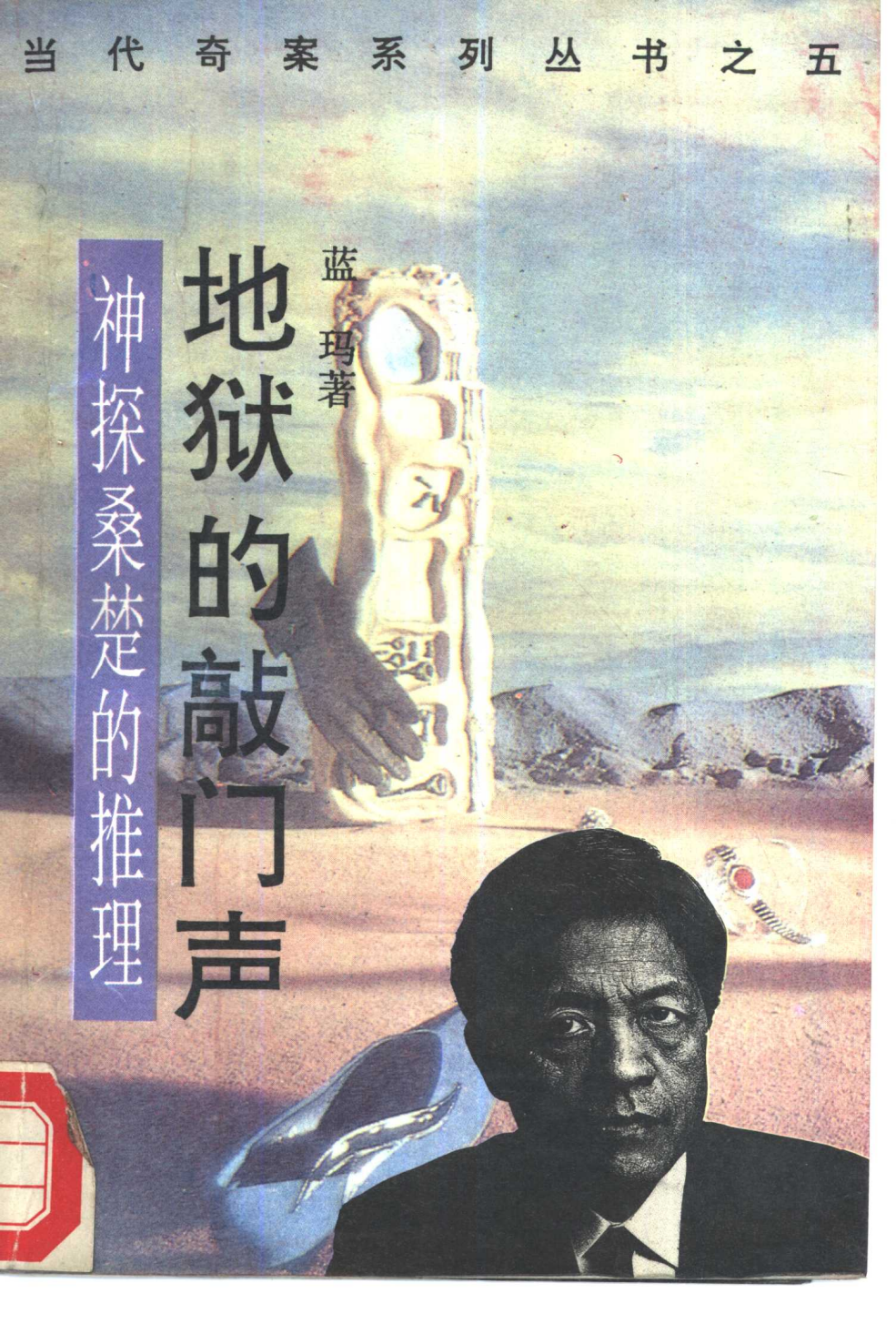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奇案系列丛书之五

蓝
玛著

地狱的敲门声

神探桑楚的推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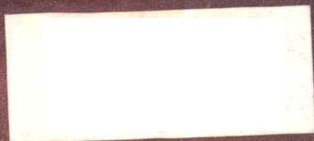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奇案系列丛书之五

蓝
玛著

地狱的敲门声

神探桑楚的推理

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当代奇案系列之五

地狱的敲门声——神探桑楚的推理

作者：蓝 玛

责任编辑：王 元

责任校对：马云燕

装帧设计：董学军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印刷：北京东光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75千

印张：8.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01—10,100册

版次：1993年12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063—0733—2/I·732

定价：6.75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它，仿佛是一只鹰，一只从巨石中“挣扎”出来的鹰。后半部隐在石头里，故意地留给人以未完成的感觉。原始的野性和生存的力量，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它的双翼充满力度地弯曲着，超越了以往那种搏击长空的俗套。最神秘的可能是它那只利喙了，它异乎寻常地弯下来，啄向自己的脚下，好像那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。然而，从表面看，那里什么东西也没有……

——蓝玛《地狱的敲门声》

首批当代奇案推理小说系列

名震全球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可谓家喻户晓。中国泱泱之大，何以至今没有一位正宗国产的大侦探呢？今天，我们将作家蓝玛的首批推理小说系列献给读者，从中您可以结识他——当代中国大侦探：桑楚。

身边的世界很精彩。这套奇案小说将当今五光十色的社会浓缩于一个个谜案当中，于错综复杂的线索发展过程展示当代的世相人生。您将与具有超人的智慧、敏锐的洞察力及风趣幽默的桑楚先生共同参与那些神秘案件的侦破：女明星的奇异失踪；“梅花老K”背后的诡谲世界；亿万富翁身边的凶险气氛；一枚珍贵邮票引出的连串罪恶；“地狱”突然响起的敲门声……

内容提要

K市，“二十八兄弟会”的四个头目同时落网。不料，牵扯到他们犯罪事实的文件突然变成一堆白纸，审理被迫中断。桑楚刚摸到知情人，对方却碍于权势，守口如瓶。拘押期到了，四头目无罪开释。此时，那个躲在幕后的神秘人物，正隐瞒罪行，逍遥法外……桑楚巧拨迷雾，渐渐接近了真相。

目 录

一	那个初秋的傍晚·····	1
二	锦伦饭店谋杀案·····	15
三	背景非同小可·····	29
四	二十八兄弟会·····	43
五	敲山震虎·····	59
六	大哥大·····	75
七	黑鹰之谜·····	89
八	审四恶·····	104
九	空白档案·····	119
十	一对乌黑的大眼睛·····	133
十一	魔高一尺·····	147
十二	风雨亭夜话·····	161
十三	半边阴雨半边晴·····	177

十四	走访疯人院.....	192
十五	地狱之门.....	206
十六	9月9日.....	220
十七	有人敲门.....	233
十八	又传来了敲门声.....	249
	尾声及附录.....	261

一 那个初秋的傍晚

在初秋的夕阳中，紫红色的奥迪离开了宽敞的马路，滑进那条大约四十米长的小道。在拐过车头的一霎那，车前的反光镜闪出一道刺眼的白光。

两旁是笔挺的银桦树。前方，便是锦伦饭店环形的花圃和高达二十二层的主楼了。乔丹的心剧烈地跳起来。她眯了眼向前看去，只觉得大厦的每一块玻璃都在盯着她，像无数只迷离的怪眼。她有些不安。

秋空是晴朗的，蓝得有些不真实。若不是有几片薄薄的浮云，若不是那几片浮云在缓缓地移动，倒真像是一幅摄影作品。

一般的情况下，乔丹从没想过自己会到这种地方来。一个普通得如同蝼蚁的小老百姓，本身就和这类五星级饭店无缘。何况她只不过是个菜场的售货员，充其量比别的姑娘漂亮些而已。在她的印象里，这种地方看重的是身份和金钱，这两样东西她一样也没有。

但她还是来了。没办法，她已经走投无路了。为了弟弟的冤案，上至中央，下至省市，她的告状信发出去不下十封。但除

了两个月前，那个叫师杰的小个子秘书来问了些情况外，自此便没了音信。

她总觉得那个秘书没怀好意。说是了解情况，实际上是暗示她不要告了，告也没用。不！她横了心，非要告出个结果不成！弟弟才十六岁，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，连个说法也没有。国家给了两千块钱抚恤金，可她不相信乔阳的一条命只值两千块！何况全家三口省吃俭用地为国家培养了这么个数学尖子，人命莫非不如草！？

乔阳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子，没什么类似于同龄人的那些爱好，不打球、不爬山，不谈论郭富城和郑智化，不看古龙和汪国真的书，也没有什么四速换档的山地自行车，甚至连衣着也很不讲究。可是，他是个数学天才。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曾亲自登门，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没有，说教育基金会准备每月拨给他一百元作营养费，强调是培养人才的投资。父母婉拒了。他们已经很知足，还图什么？儿子这么挣脸。他们都是老实厚道的人，认为培养好孩子是父母的天职。至于他以后走入社会，国家给些什么“照顾”，则是另一码事。

现在，一切都用不着了。他死了！

出事以后，那位副局长来过一次，流着眼泪说：一定要把事故原因查清楚，把责任者绳之以法！

十六个十六岁的中学生，过关斩将，打入了数学竞赛的决赛圈。试题是上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备用题，竞赛档次相当高。北京的一所高等学府已经来了电函，愿意破格录取前三名直接进入大学。乔丹相信，这前三名里一定有乔阳，一定！

可是，后来发生的一切她不敢再想了。当弟弟的尸体从预制板底下弄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没了人形。十六个数学尖子，死一伤七，还有两位监考人员。

那个惨案惊动了全市。父亲一家伙急得中了风，母亲也傻成一个白痴。

据说是科学宫那间偏厦的某个部位出了问题，四块预制板同时断裂，能不死人么！可恨的是，这么大一桩人命事故，却是雷声大雨点儿小，到最后连个雨点也没有了。只听说把那个设计师抓了，不了了之，就这么完了。

过去，乔丹和许多人一样，相信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坏人少。可后来她确信，坏人也不少！

直到今天，事情才有了些转机。

快下班的时候，一辆紫红色的奥迪停在菜场门外。那位自称是副市长儿子的瘦脸人径直找到了乔丹。说是副市长任天锡要见她，专门谈这件事。

她哭了。并且十分不放心地反复询问对方是不是真的。

“什么真的？我？”那年轻人指着自己的鼻子，“你怀疑我是冒牌货？”

乔丹点点头，注视着对方清瘦却很有棱角的脸：“没办法，大概已经变成神经质了，我现在对一切都不敢轻易相信。”

“我理解你的心情。这种不幸的事情落在谁头上都够呛，听说那个被审查的设计师已经疯了——你是个很坚强的人。不过，我的确是真的。我叫任义，三十七岁，市文工团的小号手。你可以打个电话去证实一下。”

任义用手拢着头发，很潇洒地靠在柜台上。

当时她正在收拾一堆青椒。

“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”乔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这是三个月来头一次笑，而且很短暂，“任副市长那里我也寄了信，可他为什么现在才肯见我？”

任义点上一支烟，慢慢地吸着，“噢，你可能误会他了，这三个月他一直在外头。我说的是国外。法国、加拿大、独联体，出访。两个月前回来几天，他看到了你的信。但是，马上又是韩国和日本。真没办法！不过，他好像派秘书找过你了？”

“是的，那个人来过，可是……”她忍住后半截话，转口道，“我知道任副市长很忙。但是，我毕竟也找过其他人，反映过，他们都很含糊，明显是在推委。”

任义挥挥手，用那种干部子弟常用的口吻道：“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父亲是主管城建交通的副市长，他们有分工，一般都不互相插手，政府衙门里讲究这个。”

乔丹道：“我还给中央和省里写过信。”

“没用。这在你也许是件天大的事，可对于高层来说，它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顶多批转有关人员过问一下，最后还得我父亲来擦屁股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踩灭烟头，抬腕看了看表：“相信我，他很重视这件事。前天刚下飞机就过问了一次，今天就吩咐我来找你，不慢了。”

这倒是真的，K市流传了不少有关这位副市长的传闻：说他经常为了抓第一手材料而微服出访，弄出好几桩大快人心的事。城建和交通也抓得很出色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乔丹

平时不太关心这人。事实上任副市长的政绩远比她知道的多得多，已经有希望是下一届副省长的人选了。

“这就走么？”乔丹也看看表。

“最好快点。”任义说，“他今天晚上要宴请韩国一家大公司的来访者，谈判建设综合商贸大厦的事情，准备谈判前见你。”

“好，我去请个假。”乔丹脱去工作服。

虽然已到了快下班的时间，她还是去跟头儿说了一声。走回来时，任义惊异道：“哦，乔丹小姐，你真漂亮！”

乔丹理了理领口处垂下的那两根绸带，不好意思地现出个浅笑，苍白的脸上有了些红色。她的漂亮是公认的，但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，反倒经常被小流氓“跟梢”。再说，她现在根本无心想这个。

她摸了摸挎包里那份材料，便跟着任义走了出来。

秋天，是K市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整个城市沐在那温凉的阳光下，生机勃勃。满街的花都在盛开，宽阔的单行道把原来十分拥挤的马路梳理得井然有序。影响市容的临街建筑也全部拆除，城市已焕然一新了。天真蓝！

走向汽车时，她顺便问了一句：“有人怀疑那位疯了的设计师是冤枉的，他的图纸并没有问题，问题出在施工上。”

任义发动了引擎，又帮乔丹拉上了车门，道：“对于具体的问题，我知道得也很少，但是我相信事情一定会搞清楚的。”

奥迪无声地汇入了车流。

十几分钟后，他们的车便停在了锦伦饭店门前。两侧的停车场上停了些高级轿车，环境十分幽雅。乔丹定了定神，便钻

出了车子。任义将车倒进停车线内，便领着她进了饭店的转门。大厅里没什么人，很安静。任义和服务台说了句什么，两个人便向电梯走去。

也许是下意识，当他们走进电梯的时候，乔丹问了一句：“那个秘书来么？”

任义笑了：“他当然来，要不干嘛叫秘书。”

“你觉得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我早看出来，这个人留给你的印象很不好，是么？”

电梯门缓缓地关上了。

“小师，你怎么了？”任天锡歪过头悄声问了一句，“你今天的气色一直很不好。”

“噢，没什么。”那秘书含糊着，“可能和睡眠有关，我最近经常失眠。”

“注意精神面貌，我们的谈判对手很厉害。咱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事情的进展。韩国人的经济头脑一点也不比日本人差。”任天锡用手指敲打着玻璃茶几，声音压得更低，“另外，我好像说过，城建局最好请赵副局长来，可为什么来的是老邱？这个人经常管不住那张嘴，外交上的那一套他太欠缺了。”

师杰没有说话，他知道一个秘书应该在什么场合下三缄其口。

摆在面前的，是一项将近一亿元人民币的外资项目，任天锡当然要牢固抓住。抓城建，对树立一个人的形象非常管用，尤其是这么大一工程。试想两年之后，一座辉煌的综合商

贸大厦矗立起来的时候，任天锡的名字将像纪念碑似地镌刻在K市民众心里。而这一切，都取决于这几位其貌不扬的韩国人。以K市的经济实力而言，筹集一个亿可不是件容易事。

此刻，酒后的红晕还留在那几位韩国人的脸上。任天锡感到餐桌上的感情攻势是很有效的，他很巧妙地证明自己的祖先曾是高丽人，这对缩短感情距离很重要，而且他说的都是事实。叫人气愤的是，老邱竟当着外商的面大呼：“真的么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”

幸亏翻译没把这句话译出来。

任天锡用流利的朝鲜话对客人说：“邱局长说应该给几位先生要一些朝鲜冷面。”

打圆场也需要智慧。

而他心里想的却是：新班子的人选应该请这位老兄“休息”了。和所有的当地人一样，这位城建局长一直对自己这个“外来户”不太那个。当然，此刻没有工夫想这些。

那碗朝鲜冷面很见成效，直到撤席，气氛一直是融洽的。至少在任天锡的感觉上，对方对他这个副市长没有任何不信任之处。但是，在由谁来承担主体工程建设问题上，他们的态度仍很微妙。在餐桌上，对方至少三次提到一家著名的建筑公司，日本的。

但任天锡坚持使用自己的建筑队。肉要烂在锅里，不能叫日本人把钱挣走。

几个韩国人经过一阵交谈后，终于抬起头来，端出一副言归正传的架式。

此刻，夜色已经降临，从椭圆形玻璃窗望出去，城市的灯

火是辉煌的，彩色的虹霓闪烁着、变幻着，和流动的车灯共同织就一幅夜都会的迷人景致。

“任先生，对您的成绩我们是钦佩的！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访问过 K 市，那时的市容几乎比现在要陈旧半个世纪。能否问一句，那几座主要建筑是由哪一家公司承建的？”

任天锡的目光飞快地和师杰交叉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小任，把有关资料给客人过目。”

师杰点点头，起身把几份已经备好的资料递过去，简要地解释着。翻译及时地介绍道：“中棉大楼，达达公司承建；蓝希中心，达达公司；高科大厦，中建公司；五洲酒店，达达公司承建；……”

“等一等。”那个精明的韩国人做了个手势，叽哩咕噜朝翻译说了一番。

翻译不由地望了任天锡一眼。

其实，任天锡已经大概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对方终于还是没放过科学宫的那项倒塌事故。他佩服韩国人的耳目，在事故发生后，他特意叮嘱新闻界采取低调报导，担心由此影响这笔外资的引进。可对方还是盯死了这一点。

“是的，那是一次不幸的事故，而且确实是达达公司承建的。但是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问题并不出在施工上，而是设计图纸有问题。而这座商贸大厦的全部设计工作均由贵国人员承担，我相信，他们的设计一定不会有问题吧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”那个韩国人面向翻译，“市长先生的意思，这项工程仍然要交给达达公司？”

任天锡道：“是的，我至今坚持认为，达达公司是本市最优

秀的建筑公司。”

说这话时，他发现邱局长的脸色非常难看。作为主管局的局长，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中建公司能获得这项工程的承建权。而上次的科学宫和这次的商贸大厦，任天锡明显地站在达达公司一边，这使他格外恼火。

但恼火有什么用，中建公司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，无论在管理体制还是在经营手段上，都远远地落后于达达公司。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转轨呼声已经叫唤了好久了，但就是转不过来。中央的政策一落到实处，怎么这么难？

在这一点上，他任天锡是有优势的，老邱没话可说。但他还是忍不住哼了一声。

韩国人敏锐地捉住了这个小细节，便把目光转向邱局长：“邱先生也这么认为么？”

“哦，当然当然。”老邱抖了一下。他当然不愿意把阻碍开放的屎盆子扣在自己的头上，这对于他的连任是个要命的问题，而且新班子的确定已是近在眼前的事了。“K市的建筑队都是很优秀的。”

“你能谈谈对达达公司的看法么？”韩国人似乎有意在往他的疼处戳。

“我倒很愿意谈谈我的中建公司。”老邱实在不愿意替达达公司说什么好话。看得出来，这几个老高丽对中建公司已无任何好感。

任天锡很沉静地坐在那里，只是悄悄地在师杰的腿上捏了一把。

师杰完全会意。悄悄地按下了笔记本式录音机的按键。